



陕西新时期
作家
论

孙新峰

席超
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陕西新时期
作家
论

孙新峰

席超

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陕西新时期作家论 / 孙新峰, 席超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 - 7 - 5161 - 5742 - 8

I. ①陕… II. ①孙…②席… III. ①作家—人物研究—陕西省—现代②当代文学—文学研究—陕西省 IV. ①K825.6②I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3023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周晓慧

责任校对 无

责任印制 戴宽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
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
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张 16.5

插页 2

字数 279 千字

定价 5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 - 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陕西省“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”项目
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地域文学研究系列丛书
宝鸡文理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

西部文学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还是学习

——在“全国青年批评家论坛”会议上的发言(代序)*

参加这个会议，感慨良多。这次会议不仅是思想的对接会、碰撞会，更是文学批评观念的启蒙会。感谢来自全国的各位青年批评家朋友，让我收获了很多。我一直都从事陕西地域文学研究，主要从事小说批评。和许多作家朋友一样，我也一直纠结于两个问题：什么是小说？什么是好小说？在评论圈坚持了这么多年，一个元问题始终困扰着我：什么是批评？什么是好的批评？我认为，西部文学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学习，向成就卓越的老一辈批评家学习，向作家学习。在这里，我想集中说的是：两个怀念，一个学习。

一 怀念“笔耕组”的批评精神

“笔耕组”即“笔耕文学研究小组”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成立的文学批评组织，成员有16人左右。其骨干主要有胡采、肖云儒、王愚、李星、费秉勋、孙豹隐、陈孝英等。“笔耕组”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文学批评组织，曾被称为“集体的别林斯基”。“笔耕组”直接促成了《小说评论》杂志在西安的诞生，直接促成了全国第一个文艺评论家协会——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在陕西成立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没有“笔耕组”，就没有后来的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，也就没有后来陕西三部荣获“茅盾文学奖”的作品。

怀念“笔耕组”的文学批评精神。关于“笔耕组”的精神，我个人

* 这是孙新峰2014年9月13—15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、《小说评论》编辑部、西安工业大学联合主办的“全国青年批评家论坛”上的发言。会议研讨主题是“当代文学进程中的西部文学与西部文学批评”。

将它总结为长期跟踪、全程介入、和而不同、献身文学、至死方休。

“笔耕组”时代，确立了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中国文学批评关键词。

“介入”。创作前、创作中、创作后都能全程介入创作，及时跟进，督促作家调整写作，建言批评。

“理解”。做作家的知音，提出建设性的鼓励和批评，但又不过分阐释，一味表扬。

“对视”，即平视。不仰视，也不俯视，不漠视。保持批评骨格、批评人格的平等。

我们现在已经知道，“笔耕组”就其个人来讲，几乎每个人都将“别、车、杜”等西方批评经验中国化，在其熟悉的方法论领域作出了贡献，比如李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，肖云儒、畅广元的文学文化学批评，费秉勋的古典美学批评，陈孝英的喜剧美学批评，王愚的“人学”批评视镜等，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陷。然而“笔耕组”成员经常性地在一起切磋、碰撞、交流，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还能做到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，结果是弥补了其先天的缺陷。

二 怀念“笔耕组”时期，作家和评论家肝胆相照、良性互动、双向提升、黄金般的战略伙伴关系

在“笔耕组”时期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比较复杂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，“笔耕组”顾问、西部文学评论先驱胡采，在和柳青等陕西第一代作家半个月长谈的基础上所写成的《从生活到艺术》。该书已成为指导作家写作的不二法门，中国文学的不动产。我们看到，在“笔耕组”成员的长期推动下，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分别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地理，站在了国家级文学平台上。作家和评论家肝胆相照，同呼吸共命运，唇齿相依，这种状况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
“战略伙伴关系”是我的理解。我指的主要是团结一心，把文学当作毕生事业。评论家帮助作家打出潼关，打出西部，打到全国去。目标一致，所以能得到作家的理解和支持。这种良性关系在“笔耕组”成立以前是没有的，只在“笔耕组”时期有。以后会不会有？我不知道。

三 认真向作家学习,因为作家“成熟”了

首先声明,此处的“作家‘成熟’了”只是我的理解,这里的“成熟”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“成熟”,是相对于评论家的不成熟而言的,或者说,当下的西部文学评论仍然处于转型期。

我知道,作为一位评论家,承认作家比我们优秀是艰难的,但我只想说明一个事实,即作家一直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,而我们的评论却显得相对迟滞又傲慢。

有句行话说,改革进入了“深水区”,我们西部文学评论事业当下也进入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“深水区”。这种“深水区”意味着我们只有两条路:或者泅渡过去,一马平川;或者半途而废,没了顶。

这种“深水区”意味着表面上风平浪静,无所作为,实际上则波澜壮阔,大有作为。这种“深水区”意味着评论事业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机遇与挑战,而且挑战大于机遇。西部文学批评事业是“马拉松运动”。西部文学批评的品质和骨格正经历着重新审视与考验。这种考验既是耐力的考验,又是实力的考验;既是眼力的考验,又是原创力和批评力的考验。

作家不断出产小说,评论的产出却进展不大。面对一些老面孔作家,许多人甚至失去了言说的兴趣;面对一些需要支持、帮扶的作家,许多批评家却无动于衷、装聋作哑。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像“笔耕组”时期那样,和作家坦诚相待,率真地说话,说一些有价值 and 意味的话?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对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蜚声于全国的“笔耕文学研究小组”后期式微的原因作了分析:作家成熟了,批评滞后了;市场和读者成长了,文学自媒体性质凸显了;艺术批评发达了,文学批评的作用衰减了。这些观点对当下依然适用。

“作家‘成熟’了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。

1. 在评论家的帮助下,作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地理

一直以来,作家始终处于中国文学事业的潮头,他们旺盛的创作力、丰厚的创作业绩与文学批评相对的不景气形成了对比。作家正引领着文学的方向,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审美质地。是否还记得当年以胡采等为代表的“笔耕组”评论先辈对第二代陕军文学领军人物的耳提面命,谆谆教诲?正如肖云儒所说:现在看来,当年“笔耕组”对一些作家比如贾平凹等

的批评有点过火，甚至可以说错了。比如说跟时代走，用现实主义规范作家作品等。但有一点贡献却是怎么也不能抹杀的，那就是将作家赶到生活中去，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”，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。可以说，经过一代代评论家的努力和在评论家的真诚帮助下，如同贾平凹之于商州、路遥之于陕北、陈忠实之于关中一样，我们的作家寻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地理，已经变得成熟、精明和强大起来。他们的转型突围成功了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他们“名利双收”了，示范、影响和带动着后来的作家们不断向文学新高地进军。这其中作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而我们的评论家，尤其是新生代的评论家们，在市场经济尤其是全媒体时代的冲击下，或者晕头转向，原地踏步；或者心态浮躁，追名逐利，溃不成军。

2. 作家的成熟不只表现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文本创造上，更表现在创作谈、评论文章的较高质地上

路遥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的博大，《平凹文论集》的脱销，陈忠实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——白鹿原创作手记》的深沉，红柯《敬畏苍天》的深刻等，无不让人动容。如果说，这些经典作家的说服力还不够的话，那么，我身边的一些例子也可以作为说明。陕西青年实力作家向岛，他的一篇《一书一原一世界》的《白鹿原》评论文章，引起了文学圈和学术界的热烈共鸣。最近，陕西另外一名青年实力作家宁可的长篇新作《日月河》于9月刚一问世，就出现了很多评论文章。目力所及，就有常智奇、冯积岐、阿探、席超，包括我在内都用心写了文章，可是看来看去，读来读去，我感觉只有作家冯积岐的评论最准确、深刻、通透、空灵。这些文章在宁可先生的新浪博客上有，有兴趣的同仁可以看看，作一比较。可以说，作家在抢我们的评论饭碗，他们是无意识的，但是却“抢”得理直气壮，让我们无话可说。能不能说我们评论家在一定意义上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？

3. 作家的成熟还表现在“好读书”上

西部的许多作家都很虚心好学，好读书，表现之一就在于对西方经典的接受上。在这一点上，仍然是经典作家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红柯等做得比较出色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《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》对此进行了深度探研。据我所知，在陕西新的实力作家群体中，向岛、寇挥、周瑄璞、侯波、丁小村、宁可、李喜林等在对西方经典小说的阅读方面都比较用心，甚至比较“贪婪”。不仅读西方的，而且连当下中国最优秀的

小说作家的作品，哪怕没有获得“茅盾文学奖”和“鲁迅文学奖”的，只要他们觉得有借鉴意义，就会拿来如饥似渴地阅读、吸收。不仅阅读，他们还列出了心中最优秀的西方小说排行榜，并定期交流阅读心得，矫正自己的写作方式。这种阅读在无形中增强了作品的现代主义品质，提升了作品整体的质量。^① 在评论家群体中，除了“学院派”批评家、许多社会科学机构的研究员们，因为研究任务等原因，会主动阅读外，真正“好读书”的评论家又有多少？不要说读理论书了，有的人甚至连作品也未通读过，就敢写评论。我也思考过陕西缺乏真正的“诗歌评论家”的原因，有谁能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诗歌理论，然后对诗歌发言？

犹记得李星先生在2013年11月给陕西作家太白读书班讲课时，70岁高龄的他，还在阅读并向作家推荐新的理论书，让人钦佩。

4. 作家的成熟还表现在“作家可爱，评论家相对不可爱”上

作家都是有真性情的人。他们活得相对比较率性、本真。他们的作品中有情有爱有个性体温，而我们评论家相对而言则比较刻板，把自己包裹得太深。

作家在创作时，一般都要提前设计，作品的指向性很明确。除了市场原因外，一般的作家都有读者意识。如何把小说写得好看、耐看是他们追求的目标。他们追求从形式到内容的不断革新。他们知道文坛的淘汰率非常高，所以会尽心尽力地经营好文字。而我们评论家呢？

我经常翻看国内文学评论期刊，许多评论文章写得不伦不类、不三不四。好多人像打太极拳，用新鲜术语、概念绕弯子，假话、大话、鬼话连篇，或者纯粹是资料堆积，看到最后，思想内核就那么一点，让人很失望。我们说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甄别、引导，它起的主要还是普及和推广文学知识、意识的作用。我不知道，这些评论家把文章写得如此怪诞到底想要干什么？那些文章除了小圈子里的人看，到底还有谁会有兴趣？

我批评过一个作家小说写得太文雅，是给小圈子里的文人写作的，我说你看人家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凡是粗通文墨的人都能读，而你的小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就无法阅读。批评别人，其实我自己也是

^① 当然，在陕西作家中，也有些人直接表示，“诺贝尔文学奖”与自己无关，中国人没必要学习别人，要写出中国自己的味道，我认为这毕竟不是主流。

这样的。我曾经就大学生的一篇《贞节碑》小说写了8000字的长篇评论，结果有个学生写了800字的读后感，不消说，这800字字字珠玑，更之不易，比我的8000字杀伤力高多了。

5. 从容的创作心态也是作家“成熟”的表征

当下许多西部代表性作家，基本上都依靠创作为自己杀开了一条血路，尽管各人的路数不同。大多数都靠在本土埋头苦干打开了一片文学天地，如贾平凹、陈忠实；还有的直接跳离本土，在京津沪等地区获得文学声誉后，又得到本土的注意，典型的如红柯，比如曾客居上海的安康女作家王晓云、男作家李春平，青年新锐女作家王妹英等。有的靠作品打开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等国字号期刊之门，获得成功，如周瑄璞、侯波；有的靠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得到文学界的注意，如诗人梦野等；还有很少一部分因为入围“茅盾文学奖”或者因获奖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——可以说，西部文坛百花齐放，姹紫嫣红。

与此前一直比较焦灼的状态相比，作家们的心态相对轻松。我们看到，许多作家除了主业——创作做得好之外，书法、绘画、歌词创作等副业也有声有色。大多数作家基本上解决了生存问题，可以思考“文学是什么？什么是好的文学”这些问题。而我们的很多评论家，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要为晋升级等而努力，所以从事文学批评的心态比较浮躁，和作家有差距。

……

我们拒绝“匍匐式”的文学评论，我们需要“眺望式”的评论，这话是对的。但是这种“眺望式”的、仰望星空式的评论只能建立在坚实的文学批评根基上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我们目前的批评文风不够端正。我个人认为，对文学评论期刊而言，我相对喜欢有活力的《当代文坛》《南方文坛》《小说评论》《名作欣赏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等，它们基本上走的是文联作协专业批评、报媒批评和学院派三合一的路子。我想不通一些权威的王牌文学期刊，把文学批评弄得那么玄乎到底意图何在？一种事业如果放弃了大多数的人群，它的生命力又有几何？另外，我喜欢阅读具有真切感受、有立场、有思想的短章。我觉得，这样的批评能够走入更多人的心中，尤其是代表着中国文学未来的——文科大学生的心中，其他一些文风相对僵滞的学术杂志、报刊，其前途可以想见。

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。我声明，在此我绝对没有让社会和时

代重新回归“笔耕文学研究小组”时代的念头，我们当前的西部文学批评困难重重，要突出重围，首要的任务还是学习。过去的大批评家做得很好，对照他们，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革新自己？对于他们所树立的优良的批评传统，我们的“传承”做得如何？同时，作家“成熟”了，我们批评家做好了准备了没？

前 言

2013年10月，陕西作协选派我参加陕西省“中青年作家太白读书班”，虽然只有半个月时间，但是我近距离地接触了陕西当下几乎所有的实力派作家。以这次学习为契机，我和许多陕西实力派作家有了深度交集，经常在一块探讨小说写作问题。陕西有一大批对文学虔诚的作家，他们敬畏文学，热爱文学，和当下文学批评的相对冷寂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2013年4月，我担任了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。我是陕西人，负责全省也是全国第一个专门性的“陕西文学研究所”这一学术机构，我热爱我所从事的教育事业，我热爱我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事业，关注陕西文学，关注陕西作家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

2011年10月，我和我的学生席超开始系统研究陕西当代的作家。也是这个时间，天已经凉了，学生打电话过来，我问他忙什么呢？他说也就是干干工作，空余时间看一点书，小地方压力不大，还是放不下书本。我就问他，对研究陕西文学有没有兴趣。他表示有兴趣，并愉快地答应与我一起研究陕西作家。我是了解他的，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文学才华和评论才能，其学年论文《试论苏童短篇小说创作新变》发表在《当代文坛》上；其毕业论文写杨争光，从民间立场进行解读，立论也很准确。我们还合作进行贾平凹研究，在我的专著《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》中，他撰写了一节，从反讽修辞方面解读贾平凹商州小说。后来我们还共同撰写了《〈秦腔〉：贾平凹在自责中对前妻的追念》，该文发表在《商洛学院学报》上，评论视点比较独特。——这次电话就是我们合作研究陕西文学的缘起。

这些本来都是毫无联系的，都是“孤立事件”，但这三个孤立事件都在冥冥之中指向同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陕西文学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常年浸淫于陕西文学研究，我深深知晓陕西出现一个评论的幼苗是多么难得和

重要！更何况他是我的学生，一个一直受我影响，在商业化社会里还勤勉读书，笔耕不辍，热爱和牵挂母校，把文学审美作为人生最大乐趣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人！一个“70后”的评论工作者，一个“80后”的热血青年，我们就这样再一次将双手紧握在了一起！

在这本书里，我们对陕西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做了系统的梳理，选择了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杨争光、叶广岑、红柯、温亚军、寇挥、丁小村、向岛、周瑄璞、侯波、宁可、李喜林这15位作家进行了集中研究，写成了15篇作家论，这是本书的主体。从严格意义上讲柳青是“十七年文学”作家。但是他深深地影响了陕西新时期作家，奠定了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底色。柳青在陕西文坛上的作用类似于欧洲文学上的但丁，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家，所以我们把柳青列为陕西新时期作家论的第一人，这也是对柳青先生表达的一点敬意。

在研究具体作家的同时，我们就陕西作家的作品做了一些横向研究，这是综论或者也可称为陕西作家现象论，这些论述就陕西作家（文学）的总体特点，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了概述。

由于篇幅所限，我们删掉了附录部分将近十余万字的内容，保留了《带灯》评论小辑。说起来挺有趣，席超还在宝鸡文理学院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经常和我意见相左。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《孤独的贾平凹》发表在《艺术广角》杂志上，该文对作家生理、病理、心理、精神等写作孤独现象进行了正向精神透析，我的学生席超立马写了一篇《狭隘的贾平凹》进行争鸣。在《带灯》评论小辑中，我和我的学生的观点仍然是截然相反的，以大学教授看《带灯》，乡镇干部看《带灯》为题目，算是争论，立此存照。

我们选取的作家主要以小说作家为主，像穆涛、朱鸿、李汉荣、王蓬、朝阳这些散文作家的作品，其文学造诣深厚，思想深邃，本书没有涉及；像阎安、刘亚丽、耿翔、伊沙、秦巴子、李小洛、成路、马召平、王琪、白麟这些诗歌作家的作品在全国都有着很大的影响，本书也没有涉及。

仅就小说而言，还有一些实力和深具潜力的作家，我们感到难以把握、难以言说或者感觉说不出新的东西而未加置评，这是我们的遗憾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追踪。没有办法，限于我们的水平，限于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的评论一定存在一些问题，比如会遗漏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作家，

比如一些观点不尽客观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
我和我的学生席超都是宝鸡文理学院毕业的。感谢学校领导、学科处领导、科技处领导、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领导对陕西文学研究所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。我们这个陕西文学研究所是在作家贾平凹的支持下于2006年3月创办的，是全省也是全国第一家专门研究“陕西文学”的实体科研机构。贾平凹先生当年不仅亲自题写了所名，而且一直关心和牵挂着研究所事业的发展，先生的嘱托犹在耳边：“希望你们能真正潜心研究，不能像其他学术机构，成立之日就是解体之时，整天只印名片！”2014年学校领导研究批准在全校开设全省也是全国第一家常设性的“陕西文学大讲坛”，为陕西文学研究所又拓展了研究半径和发展的空间。

我的第一个研究生赵青刚刚进校，就帮我承担了本书的部分校对工作，深深致谢。

评论家和作家是共同成长的。新世纪出现的一批作家正在成长之中，我们会以陕西“笔耕文学研究小组”评论前辈们为典范，尊重阅读感受，以思想原创为灵魂，积极跟进每一位作家的创作，深度介入文学现场，努力做作家的知音。也希望陕西文学研究所和作家共同成长，为“文学陕军再出发”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。

孙新峰

2014年10月12日

目 录

西部文学批评家的首要任务还是学习

——在“全国青年批评家论坛”会议上的发言(代序) (1)

前言 (1)

绪论:陕西新时期文学综论 (1)

陕西当代文学一二三 (11)

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成功经验

——以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《西去的骑手》为例 (17)

逃离长篇小说的梦魇 (24)

放弃创作上的流寇主义 (26)

新世纪陕西文学的困境 (30)

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的文化符号学意义 (33)

陕西小说中的爱情哪里去了 (43)

柳青:陕西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人 (45)

路遥:黄土地的深情歌者 (53)

陈忠实:陡然而起的高山 (60)

贾平凹:和时代共俯仰 (71)

杨争光:陕西文学的革新者 (80)

叶广岑:陈年旧梦和现实关怀 (92)

红柯:像写诗一样写小说 (109)

温亚军:多个领域的耕耘 (124)

寇挥:在困境中突围 (136)

丁小村:玻璃的锐利和明亮	(144)
向岛:出入官场 精耕细作	(150)
周瑄璞:当下西安以及女性困境书写者	(162)
侯波:陕西新时期的乡土写作	(170)
宁可:陕西工业题材小说的新收获	(179)
李喜林:用心意酿造的“生涩的火晶柿子”	(191)

附录:《带灯》评论小辑

什么信访? 哪里的基层?

——乡镇干部读《带灯》	(212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带灯”等“天亮”

——大学教师谈《带灯》	(226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参考文献	(242)
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	(246)
----------	-------

绪论：陕西新时期文学综论

陕西新时期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，而小说的成就居功甚伟，因此对陕西新时期小说进行回顾检讨，就有了特别的意义。本书以十年为基本时间单元对陕西文学进行简单的梳理，主要通过群星闪耀的 20 世纪 80 年代、硕果累累的 90 年代、走向多元的新世纪三个部分概述陕西小说的流变。

群星闪耀的 80 年代

在谈论 80 年代的陕西小说时，必须简要追溯一下陕西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情况。在现代文学风起云涌的时代，主要的风云人物大都出身于经济发达的南方，鲁迅、郁达夫、茅盾等都是浙江人，胡适、陈独秀是安徽人。陕西籍的作家只有创造社的郑伯奇，其影响就整个文坛而言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陕西现代文学始于 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，这不但为陕西带来了革命的火种，也为陕西带来了新思想、新气象、新文化，大批进步青年包括丁玲等一批作家、艺术家奔赴延安，他们直接促进了陕西现代文学的发展。1942 年，毛泽东发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观，既指导作家的创作，又成为 50 年代新时期陕西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。在真正意义上走上中国当代文坛的是，陕西籍的柳青、王汶石（山西人，一直工作在陕西）、杜鹏程等人，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文化工作者。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延安已经写出了质量不俗的作品，50 年代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，诸如《保卫延安》《风雪之夜》《铜墙铁壁》等。60 年代初，柳青写出了《创业史》（第一卷），《创业史》不但是中国文坛“十七年文学”的扛鼎之作，而且深刻影响了陕西新时期作家的创作。80 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路遥、陈忠实等人深受其影